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04

14 April 1977

CHINESE

第二〇〇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孔萨尔维先生

成员：贝宁

加拿大

中国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

毛里求斯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博亚先生

拉普安特先生

赖亚力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冯·韦希马尔先生

哈什米先生

基希亚先生

兰普尔先生

米尔札先生

伊留埃卡先生

达特库先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默里先生

扬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LX-2332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五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贝宁的控诉

按照第404(1977)号决议所设安全理事会派往贝宁人民共和国特派团的报告S/12294和Add. 1。

主席：按照安理会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古巴、埃及、赤道几内亚、加蓬、几内亚、象牙海岸、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索马里和多哥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布亚德-阿加先生，博茨瓦纳代表莫迪西先生，古巴代表戈麦斯·安萨尔多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拉·马吉德先生，赤道几内亚代表埃库阿·米科先生，加蓬代表恩东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象牙海岸代表阿克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苏里约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凯恩先生，摩洛哥代表本杰隆先生，莫桑比克代表洛博先生，尼日尔代表普瓦松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内加尔代表法尔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和多哥代表科乔维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刚刚收到了马里、蒙古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的信，要求准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这个项目。因此，按照过去的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建议，根据宪章第31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规定，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席位数目有限，我请马里、蒙古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在安理

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过去的了解，当他们想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马里总统坎特先生，蒙古代表彭察格诺罗夫先生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查尔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现在安理会要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在请第一位发言人之前，我要请安理会各位理事注意贝宁，毛里求斯和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这份草案已在今天早上列为第S/12322号文件中散发。

我请毛里求斯代表介绍这份决议草案。

凯恩先生（毛里求斯）：各位理事都知道，载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三日的第S/12322号文件中的一份决议草案已在今天早上散发了。到目前为止，这份决议草案是由贝宁、毛里求斯和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代表团提出的，但提案国将不限于这几个国家，目前正在进行协商，可能还有更多的来自不结盟国家和其它安理会成员国参加提案。到今天上午这个会议结束时，我可能还会宣布几个提案国。

我现在要简单地介绍这份决议草案。这份决议草案十分清楚，语言简明。由于各位理事从昨天起就已有机会看到，我想已不必再由我来详细说明了。它已经大家详尽而积极地商讨过了。

序言部分第一段提到按照第404(1977)号决议所设安全理事会派往贝宁人民共和国特派团提出的报告。序言部分第二段，安理会要对贝宁国家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的遭受破坏，表示关切。序言第三段说明安理会对入侵部队在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进攻科托努时所造成的人命损失和大量财产损害深感痛心。

执行部分有十二段。在第一段中，安理会要表示已注意到特派团的报告，对特派团所完成的工作表示赞赏。

执行部分第二段是很重要的一段,安理会要强烈谴责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对贝宁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武装侵略行为。这段文字是直接从今年早先在洛美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会议的一项决议中引来的。我们对这段的措辞十分谨慎,我知道这一段是已为安理会的所有理事们都接受了。

执行部分第三段提到从前的一项决议——第239(1967)号决议:

“……其中除了别的以外,谴责一味准许或容忍以推翻联合国会员国政府为目的而招募雇佣兵并供给便利的任何国家。”

我们完全照抄了第239(1967)号决议的话;没有一点改动。

执行部分第四段中,安理会要求

“所有国家对国际雇佣兵造成的危险最严密地加以防范,并保证它们的领土和在它们控制下的其他领地,以及它们的国民,都不会被用来进行颠覆计划和招募、训练和运送旨在推翻联合国任何会员国政府的雇佣兵;

我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反对这一点。

执行部分第五段中,安理会要进一步要求

“所有国家考虑各自根据国内法采取必要措施,禁止在它们的领土和在它们控制下的其他领地招募、训练和运送雇佣兵;”

执行部分第六段,安理会谴责

“对会员国内政的一切形式的外来干预,包括利用国际雇佣兵去破坏各国的安定和/或侵犯各国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

这一段中我们用了“破坏各国的安定”这个辞,是因为在安理会发言过的许多非洲和其它代表们都用过这个辞,似乎这是发展中国家代表们印象极深的一件事情。

执行部分第七段,安理会要请

“秘书长提供适当的技术援助,以帮助贝宁政府估计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在科托努进行的武装侵略行为所造成的损害。”

(毛里求斯)

我要告诉安理会的成员，我已就这一段同秘书长进行过讨论，他已同意这样措辞。

在行动第8段中，安理会要呼吁

“所有国家向贝宁人民共和国提供物质援助，使它能够修复这次攻击所造成的损害和损失。”

这只是一项呼吁，我相信不会有人反对它的。

执行部分第九段中，安理会要注意到

“贝宁政府已保留它可能提出最后赔偿要求的权利。”

在协商的时候，这一段经过很多讨论，但并没有遇到严重的反对，目前的这个措辞是为安理会所有理事们所接受的。

执行部分第十段中，安理会要要求

“所有国家将其所有可能进一步说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科托努事件真相的情报，提送安全理事会。”

我相信安理会全体理事和联合国的成员国都会感到有提供这些情报的道义的责任，没有人会反对这一点。

执行部分第十一段中，安理会要请

“秘书长密切注意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这只是一件形式方面的事。

执行部分第十二段中，安全理事会要决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

正如我所说的，这份决议草案很清楚，安理会的所有理事都知道这个文件的内容；因此，我看不需要再作细节的说明了。

我另外要说的是，安理会所有理事经过多次协商后——如果说得不对，请我的同事指正我——我认为大家都有了共同的意见，安理会全体理事都准备通过这份决议草案。鉴于这一事实，主席先生，我请你尽快地同其它理事们协商后，把这份决议草案提出安理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

(毛里求斯)

我很希望有关贝宁这件事的辩论能在今天上午得到结论。但从发言人名单看来还有十位代表——其中包括九位非安理会成员——要发言。除了蒙古代表以外，我想其它的都是非洲的代表。请容许我向我的非洲弟兄们呼吁，请考虑这个阶段参加安理会讨论的必要性。如果他们按照他们政府的指示必需这样作的话，我要极其尊敬地，以友善和兄弟的态度建议他们尽量简短，避免涉及题外的，与我们辩论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希望他们的讨论以针对特派团的报告为限，避免激烈的辩论。

我以前也作过同样的呼吁，希望今天他们为着非洲的利益而听从我的建议，与我合作。如果他们愿意合作，那我们今天上午就可以处理这个问题，使决议草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主席先生，现在请以你明智的判断，斟酌决定同其它成员国协商，看是否能很快地通过这份决议草案。

主席：我赞成毛里求斯代表的意见，并尽可能地同发言名单上的安理会理事和代表们进行协商。

下一位发言人是索马里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侯赛因先生 (索马里)：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对你和安理会其他的成员表示谢意，感谢你们给了我参加这次辩论的机会。也请让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四月份主席的职务，并祝你成功地主持这次十分重要的辩论，因为安理会将在这次辩论期间审议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相信你的外交和政治经验对于安理会成功地审议当前的问题定会作出很大的贡献。

我也愿对你的前任安德鲁·扬大使，表示我们的祝贺之意。他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履行重大责任，表现了机智、坦率和外交手腕，赢得了我们大家的敬仰。

现在我要谈谈安理会正在审议的题目，也就是贝宁的控诉以及根据二月八日第404(1977)号决议派往贝宁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理事会特派团随后所提出的报告。

我在仔细研究了报告和它的附件以后，感到有责任向特派团团长巴拿马的伊留埃卡大使和其他两位团员——利比亚的基希亚大使和印度的马利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热烈祝贺，祝贺他们编写了这份客观而详尽的报告。

在安理会辩论当前问题的第一个阶段，我曾在二月八日的发言中特别提到：

“安全理事会并不是第一次面临这类事件。回顾过去，也曾因为雇佣兵的武装攻击，或是因为其他非洲国家的内政受到他种武装干涉而吁请安理会采取行动。如果外来势力可以肆无忌惮地威胁非洲国家辛苦争得的独立，那么必将对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不只是和平与稳定的问题。连非洲的荣誉和尊严都受到了危害。

“在目前这个阶段，贝宁人民共和国政府最起码的要求，以及理事所能给予的援助就是派遣一个特派团进行实地调查，以确定这种横暴侵略的根源。这个特派团应当铭记揭露雇佣兵活动的罪恶的重要性，并且记住我们若想保证做到维护《联合国宪章》中所载的目的和目标，就必须从地面上消除这种祸患。”

(S/PV. 1987, 英文本第 20 页)。

(索马里)

我们很感谢安全理事会派遣了一个负责实地调查的特派团到侵略发生地贝宁人民共和国。现在安理会又应要求审议特派团的报告。

从报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爱好和平与自由，同时又是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贝宁人民共和国公然受到了侵略，这是一种由帝国主义势力主使、资助和组织而由冷酷无情的雇佣兵出面执行的狡诈侵略。报告中第141段对这一事实说得很明白：

“根据听取的证词和审查的证据，特派团可以作出如下结论：贝宁人民共和国受到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晨到达科努机场的一支武装部队的武装攻击。入侵部队的主要目的是推翻贝宁现政府。”(S/12294, 第141段)。

这一段明白证明贝宁人民共和国确实受到了武装攻击。

下面第142段确定，贝宁由于外来入侵部队的武装攻击而受到了侵略。第142段的内容如下：

“贝宁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受到来自该国领土以外的入侵部队的侵犯，就这一点来说，毫无疑问贝宁受到了侵略。”(同上, 第142段)。

报告上还进一步证实是雇佣兵犯下了这次无耻的侵略，使贝宁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了损失。

有人对贝宁人民共和国的确受到公然侵略的说法感到或表示怀疑，特派团的报告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实那个国家确实受到了侵略；详细的证据和详尽的事实资料都支持这一点。这份报告证据确凿地断定，这次预谋的武装侵略目的在推翻贝宁的合法政府，消灭贝宁领袖，屠杀贝宁人民，同时还会产生其他重大的后果。

据我们看来，这次侵犯贝宁人民共和国独立和主权的外来侵略，是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阴谋的一部分。它们不但企图扰乱非洲，而且企图扰乱拒绝听命于帝国主义拒绝听命于它们庞大的、疯狂地追求利润的信贷公司的一切发展中国家。贝宁人民共和国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向，作为它达到发

(索 马 里)

展和国家建设目标的方法。 在新殖民主义者眼里，这是一种罪恶，非得把贝宁惩罚一下不可。

同时，谁都知道，南部非洲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利用国际雇佣兵来阻挠非洲人民争取自决、自由和尊严的斗争。 少数政权所招募的这些雇佣兵之所以屡次侵犯邻近的非洲国家，是因为这些非洲国家同它们受尽各种残暴和侮辱的磨难的兄弟姐妹们团结一致，也是——而且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决心遵守联合国有关南部非洲白人少数政权的各项决议。

我不需要提醒庄严的安理会的理事国，这些雇佣兵、这些新殖民主义的代理人，为了阻挠非洲新兴的独立国家为挣脱经济和政治控制的锁链所作的努力而对他们犯下的昭彰的罪行。 要想说明非洲雇佣兵活动的范围和它的严重性，最好的办法就是引用马里代表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八日所说的话：

“从加丹到贝宁，经过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扎伊尔布卡武事件、一九六八年比夫拉事件、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几内亚共和国事件、一九七五年安哥拉事件、南罗得西亚和许多其他地方的事件，鲍勃·德纳尔帮、施泰纳帮、施拉姆帮和他们的兵油子对热爱和平的非洲人民犯下了冷血罪行，早已臭名远扬。””

(S/PV. 1987, 第 22 页)

这段话简单扼要地反映出，还有人违反国际法律和道德，继续发动雇佣兵——这批地球的渣滓——对非洲国家进行卑鄙的侵略行为。

特派团在报告第 144 段中对于利用国际雇佣兵来反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行为所造成的恐怖威胁，很恰当地提出了警告。 一九七七年四月五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有一篇文章更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点，我愿引用其中的几句话：

“招募美籍和英籍雇佣兵到非洲作战的新尝试似乎展开了。”

“招募雇佣兵的新尝试的第一个迹象就是四月一日的《弗雷斯诺蜂报》

(索马里)

(加利福尼亚) 所刊登的一则 ‘ 事求人 ’ 广告。 广告上征求有军事背景的人到非洲担任具有 ‘ 高度危险性 ’ 的工作，月薪 1, 200 至 2, 000 美元，视资格而定。 ”

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们从上面这段话里知道，据报一份报纸登了 “ 事求人 ” 广告，征求有军事背景的人到非洲担任具有 “ 高度危险性 ” 的工作，月薪从 1, 200 到 2, 000 美元不等。 我们的问题是：是谁要雇用这样的人，而他们又是替什么人雇用这些人？ 是谁出钱，出这笔钱又是为了什么？

雇佣兵的问题并不是象某些人所要我们相信的那样的孤立问题。 它是新殖民主义者为了维护在非洲的巨额利润而设计出来的更复杂更系统化的阴谋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这表示这些强大的势力可以任意干涉独立非洲国家的内政，特别是那些选择了较适于它们本国情况和需要的一种政府体制或政治和社会经济方案至使象现在这样构想和组成的跨国公司无从剥削的非洲国家。

跨国公司的影响是好久以来世界大家庭所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联合国于一九七四年印发了一份题为《 多国公司对发展过程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的报告。 报告除了别的以外说到多数国家都关心外国企业对主要经济部门的控制和所有权、外国企业的经营对本国经济所可能造成的过分负担，它们对政治主权可能侵犯到的程度和它们对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所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等问题。 报告中说明了对于可能想要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的国家来说，这些巨型公司的经营方式同它们的政治和社会抉择发生了怎样的冲突。

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转向别处找寻使用雇佣兵的真正原因就等于把头埋进沙里一样。

这次辩论，就象以前关于其他非洲国家受到侵略的辩论一样，使我们得到一个结论：非洲国家经常受到威胁。 这种情形就好象有人向非洲国家发出一种非书面的最后通牒，提醒他们，非洲仍然还是某些发达国家工业企业极重要的原料来源，

也是它们制成成品的重要市场，这些庞大的金融企业和它们的后台是不会在这一点上让步的。因此，任何试图反抗新殖民主义者最后通牒的“果敢的”非洲领袖都得做好各种准备，而且，还得对付雇佣兵。

令人寒心的是，一群叛徒或叛徒集团，竟能随时“征伐”一个非洲国家，就拿这次事件来说，这个被“征伐”的国家唯一的罪过就是选择了在它的人民看来最适合他们特殊的情况和需要的一种发展体制。

这些属于十九世纪典型的死硬派巨头，抱着他们出名顽固的帝国主义想法，狂妄地认定他们可以反潮流开倒车来无限制地维护自己的特权和垄断地位，阻挠第三世界要求以更公平地分享地球资源的新经济秩序取代旧经济秩序的努力。

这是所有这些侵略和违反国际法律与道德的行为的根本动机。没有考虑到这个关键性事实的任何行动都注定不会有成效的。

在审议贝宁控诉问题的第一个阶段中，印度常驻代表曾于一九七七年二月八日的发言中说过：

“显而易见，外国代理牵连在内，即使外国政府可能不知道雇佣兵的治动。不过这的确引起国际方面对此事要负责任的重要问题。这些雇佣兵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们的行动是单纯出于私利的动机，还是出于政治的动机？”

(S/PV. 1987, 第 14 页)

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都仍然有待答复。同样地，大会主席和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代理局长，斯里兰卡常驻代表阿梅拉辛格大使在载于第 S/12283 号文件的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特别说到，协调局也曾对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所发生的事件向安理会表示严重的关切。某些方面似乎由于不满意一些政权的政策而企图破坏它们的安定。这次事件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阿梅拉辛格大使说，他相信这才真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索马里)

马达加斯加代表在四月十二日的发言中曾特别就这一点说过：

“如要把这种侵略的影响局限于非洲大陆是不可信的，照我们的看法，这种局限性的说法显然是一种更大的新殖民地主义阴谋的一部分，这种阴谋打算在非洲大陆上，把不合于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目标自己作了选择，定了方向的一些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加以征服、颠覆和推翻。”(S/PV. 2002, 第29页)

我们是应该在这样的背景下去理解和判断侵害贝宁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的。

我们相信，不只是非洲，而且整个世界大家庭都有道义上的责任对这些击退了雇佣兵的袭击，因而维护了国家荣誉和主权的非洲国家表示赞扬并同它们团结一致。我们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确实感谢贝宁总统、人民和政府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卑鄙邪恶的军队，不但维护了贝宁的伟大胜利和尊严，也维护了整个非洲的伟大胜利和尊严。我还要说，非洲面临这种持续的威胁，必须提高警惕，同时必须调动它的资源来击败和毁灭这些恶势力。如果它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让帝国主义者和新殖民主义者知道，将来任何侵略非洲的尝试都不会轻而易举而必定会被击溃的。

毛里求斯大使已于四月六日说过，自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多哥的洛美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二十八届常会，通过了一项谴责武装侵略贝宁的决议。

决议的执行部分第一段，正如同毛里求斯大使所有力说明的一样：

“严厉谴责对贝宁人民共和国展开的这项武装侵略行为，欢呼英雄的贝宁兄弟人民英勇地将其击退。”(S/PV. 2000, 第21页)

此外，同一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上说，部长理事会

“要求联合国的非洲集团在安全理事会辩论这个问题时和贝宁一致行动。”

在这一点上，我愿正式宣告，到现在为止参加了这次辩论的所有非洲国家代表团都不但强烈谴责对贝宁人民共和国进行武装侵略的行为，而且遵照我刚才提到的决议的指示，对他们的贝宁姐妹国家表示团结。

这里也应该提到，自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至九日在开罗举行的第一届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在它的《政治宣言》第11段中谴责这一侵略贝宁的行径：

“会议强烈谴责雇佣兵的行径，保证消灭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这种现象。”
(A/32/61, 附件一, 第11段)

索马里代表团相信，如果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保证它们的领土、资源和国民不会被用来招募、运送雇佣兵和/或让其过境，以干涉别国内政和/或推翻它们的合法政府，那么就可以更有效地保持国际和平。联合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当请所有国家制定旨在反对本国境内的雇佣兵活动的国内法规，并定期向秘书长提出进度报告。

我是根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安全理事会第239(1967)号决议提出这项建议的。该段的主要内容如下：

“要求各国政府保证它们的领土和在它们控制下的其他领地、以及它们的国民，都不会被用来进行颠覆计划和招募、训练和运送雇佣兵……”

同一决议除了别的以外还说，安理会：

“谴责一味准许或容忍以推翻联合国会员国政府为目的而招募雇佣兵并供给便利的任何国家。”

既然已经毫无疑问地证实了外国对贝宁所犯下的野蛮的侵略行为，安全理事会有责任不但要谴责利用国际雇佣兵的行为而且要采取有效的严厉措施以防止将来再发生这样的侵略行为。《联合国宪章》第一条中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办法以防止并消除对于和平的威胁。我相信利用国际雇佣兵的行为已经严重到使安全理事会有正当理由依照《宪章》的这一条规定采取行动。

因此，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应当通过一项适用性很广的决议，禁止进行颠覆计

(索马里)

划和招募、训练、装备和／或运送雇佣兵，或是准许或容许为雇佣兵及其设备的运送提供便利，以便有效防止雇佣兵干涉非洲和其他各地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内政。

最后，我愿声援所有强烈表示反对雇佣兵活动的人。安全理事会除了谴责对贝宁的侵略以外，还应当——象毛里求斯代表方才所提决议草案所说的一样——吁请世界大家庭向那个国家提供援助，以补偿对它犯下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主席：我感谢索马里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愿通知各理事国，印度和巴拿马已经成为安理会当前这个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

下一位发言人是塞内加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塞内加尔)

法尔先生 (塞内加尔)：四月七日，我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当时，我只限于表示我国政府与贝宁共和国情同兄弟，当然团结一致。我这样做是希望能符合非洲集团协商一致的精神，即要求非洲各国代表团不要在这次集会上做出任何有利于非洲敌人的行为。我国代表团很清楚，我们集团所采取的这个原则应该受到全体一致的尊重信守。安理会曾注意到，几内亚共和国以一种假革命团结的名义参加这场辩论，它企图牵连我国到一件无论间接、直接都与我国无关的事件中去。

在我四月七日的发言中，我对他们所谓的揭露作了必需的解释。他们在所谓的揭露中，表现出一种高度的不负责任和一种没有分寸，不懂得辨别大小轻重，先后缓急的道理。如果贝宁代表刚才散发的文件(S/12319/Add.1)载有我国不能接受的资料，那么我保留再回到本讲坛上发言的权利——当然，要先得到安理会的同意。

我确信你们能够体会到我们对这场辩论的气氛越来越坏所感到的苦恼，在这场辩论中应该看到的是非洲联合起来反对雇佣兵的使用，因为这是帝国主义者用来对付我们非洲大陆，扰乱我们和睦发展的工具。我要立刻就说，造成目前局势的责任绝不能由我国代表团来负。

贝宁代表团散发的文件不能不使我国代表团无动于衷。在其中一部分它说到：

“法国帝国主义勾结摩洛哥王国、加蓬共和国和多哥共和国三国政府并且串通象牙海岸和塞内加尔共和国两国政府，审慎地策划、资助和干下了这次野蛮而残暴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S/12319/Add.1, 第68页)

在报告的另一部分中，它又说到：

“事实也证明”——我不知道是谁作的证明，但我很想知道——“塞内加尔移民局曾发出假的身份证，即安全处理，并未经规定的正式手续协助十五个雇佣兵(……)搭乘马洛克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同上, 第60页)。

我们否认这些证词，它们都是毫无根据的。在我四月七日星期四发言时，我

(塞内加尔)

已向安理会解释过居住在我国的五十万几内亚人受到友好款待的情况。在那样大的一群人中会有13个人参加侵略行动并不令我们惊讶，虽然在这些情形下我们完全有权怀疑证词的真实性。但是，我们代表团肯定不能接受的是下面这一点。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影射塞内加尔官署有推动或即使被告知这些个别人士的活动的情事。在这种情形下，我国政府授权我在安理会上声明，塞内加尔准备欢迎任何调查团到达喀尔稽查核对贝宁代表团指控的事实。我国政府将为这个调查团提供任何必要的便利，如果它们要的话，调查团也可以包括贝宁和几内亚共和国的代表。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件侵略贝宁的事情现在已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绝对必须彻底调查。我看不出安理会根据调查团的报告能够通过什么积极的决定，该报告是以下列语句结束的：

“但是，特派团要说明，由于其任务范围和执行时间所限，不容许它进一步调查并证实该名俘虏关于这些事项的证词。对于文件中所载可作旁证的证据，情形也是如此。”(S/12294,第145段)

安理会知道，特派团报告的全部实质完全是根据俘虏的口供和文件提供的证据，而俘虏在口供中并没有牵连塞内加尔当局。

关于这一点，我想征得安理会同意，响应特派团主席在四月七日星期四的安理会会议上所作的邀请。特派团主席为保持其特有的知识分子的诚实说过，他与他的同事愿意：

“……回答任何各国代表认为可能需要作进一步澄清说明的问题。各位不必怀疑特派团成员是否够公正客观。”(S/PV.2001,第34页)

我要趁此机会请特派团主席和各位成员澄清一些事情。

对贝宁的侵略行为是在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发生的。安全理事会为了这件事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二月七日——就是在事情发生后三个多星期。贝宁共和国的常驻代表有充足的时间与其政府联系。我甚至相信我说他在这个时期内回到

(塞内加尔)

了科托努也是正确的。所以他在安理会上的发言必定经过仔细的策划和思考，而不会只是一种纯粹是情绪反应的表现。但是，我在他的发言中竟听到下面的提到雇佣兵的话语：

“这些嗜杀成性的雇佣兵阵脚大乱，在各自逃命的狼狈情况下，在战场上遗弃了大量的战争物质，以及非常重要的、有大量情报的文件。他们的行为象海盗式的飞机匆忙起飞，扔下了大批服用麻醉品而神志不清的雇佣兵和无法带走的打死的同伴”(S/PV.1986,第6页)

就以那些“非常重要的、有大量情报的文件”——这是侵略者留下来的名片——来说，我们知道应该对于那些文件给予多么小的可靠性，因为特派团自己就说过，它无法稽查核对那些文件提供的证据。

这已经非常清楚，外交上也表示的很明白。所以我只就那些“服用麻醉药品”的雇佣兵及其同伙的尸体发几个问题。

在一月十六日至二月七日期间，贝宁政府庄严地声明过，它抓住了一些白人雇佣兵。在科托努和科纳克里地方的刊物都登载了这些雇佣兵的照片，其他报纸也登载了。在侵略事件发生后三个星期的二月七日，贝宁政府的官方发言人向安理会形容了那些人当时的情况，说他们服用麻醉品，神志昏迷。我非常尊重我的贝宁同事，不敢有一刻相信他要欺骗安理会。从一月十六日至二月七日，这些“服用麻醉品，神志不清的”雇佣兵必定已有足够的时间从药物麻醉的情况下苏醒过来，恢复他们的神智。安理会特派团的成员都是杰出的法学家，我深信他们一到科托努，第一个愿望便是去听取被俘雇佣兵的口供。在报告中只提到一名受讯问的俘虏——这是一名原籍几内亚的非洲人，他被俘的地点不是在战斗的地方，而是在乡下某一个地方，随身携带着他的学生身份证、防疫注射证书和纳税证据卡片。这一切都使人觉得他是一个外出找职谋事的人士。

我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是很简单的。我想知道特派团有没有要求去见贝宁代表

(塞内加尔)

在其二月七日声明中所提到的白人俘虏。 如果有的话，科托努当局是怎么答复的呢？

我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恶意。 我只是不要有犯罪感，因为我国代表团已经表示过非常坚定地支持贝宁的政府和人民。 我不想进一步告诉安理会我对侵略者的粗心大意所感到的惊讶，他们仅仅派遣二十个人就想去歼灭一个他们已知道有600名职业士兵守卫的军营。 这整个事件显得特别奇怪的是贝宁共和国总统在一月十六日上午将近九时的无线电广播中说，“现在，我们的战斗部队正以革命的豪情保卫本市的战略要点。” 这600名与20名雇佣兵作战的贝宁士兵的革命豪情若不是有人无辜受戮，若不是有仍旧在为丧生的人伤心饮泣的孤儿寡妇，那么就会引人冷笑了。

还有一件同样令人感到奇怪的事，率领第一批反攻着陆区部队的库图团部军曹竟想不起来要防止攻击者撤退和不让DC-7飞机有起飞的机会。 这些都不会需要太多的战略头脑。

最后，让我们表示一点惊讶，那名唯一被俘的几内亚人，巴·阿尔发·欧马鲁，能够从一架飞机里面念出“弗朗斯维尔，哈吉·奥马尔·邦古机场”的标识，却不能从载他到卡萨布兰卡去的车子里面念出指示到马拉喀什去的路标。

就是这名生在塞内加尔，只在这个国家和几内亚住过的巴·阿尔发·欧马鲁，竟能够从口音中听出一名法语流利的人是来自德国或布列塔尼地区。 我认为那个年青人的智力如果这么高，照理他应该获得比小学毕业更高的证书。 这个心慌意乱的人，有时在回答问题时，不等口译员传译便用英语回答了。 这是按照我所收到的一项报告，但也许不是真的。 他看起来似乎是那么熟练，甚至于在结束谈话时他竟能够祝福贝宁革命万岁，而这个革命是他假定要打倒的。 有人甚至猜测他说过，“为革命做好准备！”

有七个特派团为了这场一月十六日的侵略行为前往贝宁调查真相。 所以不能

说贝宁没有为搜查证据提供合作。 这些特派团包括：贝宁设立的国际调查团，非洲、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共同组织的调查团、世界工会联合会设立的调查团、非亚人民团结组织设立的调查团、非洲统一组织秘书处设立的调查团、非洲统一组织部长会议设立的调查团，以及最后，安全理事会的特派团。

这些特派团共得出两项事实。 第一项是，确实有侵略行为发生。 贝宁确实是侵略的受害者，没有人否认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当然也不否认。 第二个事实是，要找出谁应负这项侵略的责任是不可能的。

非洲集团觉得这些事实似乎与此次侵略事件有关，因此我们决定只限于对使用雇佣兵进行谴责，因为那些牵连某些国家的证据并不能得到特派团成员的证实。 我认为非洲集团采取这个立场是非常明智的作法。 非洲各国代表团的这些建议是在我们集团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公开决定的。 安理会的一位成员，也是非洲统一组织代理主席的代表的兰普尔大使在安理会四月七日的会议上提到了这些建议。

在我发言之初我就说过，我国代表团为了看到非洲把这件令人遗憾的丑事公之于世而感到非常苦恼。 但是，当这种严重的控告，在国家主权的名义下，竟如此漫不经心地向负责的政府提出，而希望那些政府保持沉默，难道还可能有其他的反应吗？

塞内加尔——我必须强调这一点——是一个友善殷勤的国土。 我们已经选定了我们的路线，就象我们承认其他国家有权选择他们的路线一样。 我国人民的福利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 我们在非洲统一组织之内，以及在我们所属的其他运动之内所信奉的基本规则是，在充分尊重我们各别的制度的情况下，为争取民族之间的了解和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而努力。 就是为了这唯一的理由，我们欢迎任何把我国视为庇护所的非洲人到我们国家来，因为我们的制度完全保障他的自由和人类尊严。

我们谴责贝宁文件的地方是它那种要把非洲区分为两个阵营的无情的愿望，一

一个是革命的阵营，一个是温和的阵营。我们认为贝宁代表团应对其任人摆弄的作法负起非常严重的责任，这些人为了与贝宁的利益毫无关系的理由，正企图在非洲国家之间制造分歧不和。

马达加斯加常驻代表四月十二日星期二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发言中，以其独有的焕发奔放的辩才问安理会，谁能够指出贝宁提出的文件中有一件的真实性的真实性是可以怀疑的。他甚至说，只要能够证明有一个文件是假的，就足以推翻提供的全体证据。这是他的意见；不是我的意见。

但是，我愿意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因为刚好我懂得一点航空的知识。在贝宁代表团发表的文件(S/12319/Add.1)第47页中，提到了那架一月十六日早上在科托努着陆的DC-7型飞机的驾驶员的导航图。每一个人人都知道这个文件只有在调换驾驶人员时才从驾驶舱中拿走。已经有人对我们说过，在整个突击行动过程期间，这架DC-7型飞机的引擎一直保持在发动中，这表示所有驾驶人员都留在机上。

也许马达加斯加代表可以告诉我们，怎么会导航图被留在地面而驾驶人员却留在飞机内部。此外，根据这同一导航图，贝宁当局应该能够知道该飞机从科托努起飞后的前往地点。似乎是我们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足够的情报。

贝宁代表要求召开的这场辩论不只一个地方令人感到遗憾的。以这样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向主权国家提出严重的控告，这种举措具有挑衅的意味，但又缺乏任何有力的证据来支持它们。

今天早上，一位贝宁政府和人民的朋友的联合国外交官对我说：“贝宁是侵略的受害者；这是无可争议也没有人否认的事。但是为什么贝宁当局在他们的陈述中这样的加油添醋，以至于在人们的心中引起猜疑呢？”这些都不是我的话语；这是一位贝宁的朋友说的话，我能够说出他的名字。

我国有一句俗话说：“满则溢，溢则稀而弱。”在这件事上，我清楚地觉得，

贝宁把容器装的太满了一点。

在这样一件每个人都同意曾经发生的严重不幸的事件中，贝宁代表团竟采取这样一种奇怪的方式来辩护它的理由，这真正是遗憾，因为我相信没有人会从中得到多少好处，贝宁是最得不到好处的一个。

(几内亚)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几内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卡马拉先生（几内亚）：主席先生，谢谢你让我在这次辩论中第二次发言，答复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两国代表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七日和今天上午在我们发言后对我们所作的无礼辱骂。我们当时发言的用意是完全和这次会议的主旨一致的。

这时，我们将不象我们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的批评者那样，让我们自己走向他们希望引导我们走上的歧路，使这个辩论失掉极端严肃的性质，并使我们不去注意我们的目的，就是谴责侵略和使用雇佣军的行为，对贝宁提供援助，使它在战争中所受的创伤得以复原。

所有诚挚通理的人都认识到，贝宁人民共和国事实上是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侵略的受害者。派往科托努的安全理事会特派团所提出的大量文件已提供所需的一切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贝宁实际上是武装侵略的奸诈行动的受害者。

行动失败后，雇佣军突击队撤退了，并留下重要的文件，其中包括毫无疑问是由众所周知的会员国有关部门发出的各种官方文件。

对我们来说，不必有天才，我们必须尽可能搞清楚携带这些官方文件的人的来历。因此，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和联合国的非洲集团要求拥有可能对安理会的辩论作出积极贡献的其他情报的各非洲国家把这种情报递送给安理会。几内亚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是完全符合这项明确要求的。

安全理事会派往贝宁人民共和国特派团的报告附件，一九七七年三月六日至十二日《自由报》第2264号第14至50页所刊载的象牙海岸和塞内加尔爱国者的信以及几内亚在外人士协会的会员卡复印本及身份证等所载的情报都雄辩地证明了在我们的发言中所提供的证据和情报是很客观的。附带一提的是，我们将把这些情报提供给各位代表。我们要指出，这些重要的文件还附有一张在几内亚边境的雇佣军基地地图，这张地图也显示最近将要进行的进攻几内亚自由非洲领土的未来计划。

(几内亚)

我们所希望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两国代表的不是对几内亚政府及其伟大领导人作出疯狂的攻击，而是对无可辩驳确实是在达喀尔和阿比让发出的侵略贝宁文件，即雇佣军身份证和免疫证明书加以解释。

在我们于一九七〇年在几内亚看到而最近又在贝宁发生的这种野蛮、奸诈和凶暴的侵略行径之后，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成员都将了解，在面临对我们的独立和主权的不断威胁的情况下，我们和非洲各国人民的忧虑是很有理由的。

实际上，以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为基地的反几内亚的几内亚在外人士协会和几内亚人和象牙海岸友好协会的一名罪恶成员，不幸的巴·阿尔发·欧马鲁不是说过下面的话吗？他说：

“我们几内亚人应接受训练据说是为了再训练其他国家——塞内加尔，或其他国家——的人，训练他们从事游击战。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S/12294/Add. 1, 附件三, 第 17 页）

塞内加尔代表在他的发言中，除了别的以外，还说，“非洲现在已经成为国际雇佣军所选择的土地。”（S/PV. 2001, 第 9 页）

巴·欧马鲁人——他们是在那儿被征募的呢？是从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在几内亚在外人士协会，几内亚和象牙海岸友好协会，自由非洲组织和达荷美解放和重建战线等傀儡运动中征募的。他们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不过是我国国家革命法庭在当事人缺席情况下判处死刑的雇佣军征募者西·萨瓦尼·塞古·欧马一类叛徒罢了。

而且，我们的塞内加尔兄弟承认：

“贝宁共和国成为牺牲者的这一次侵略，是雇佣军对独立非洲国家发动的其他一连串侵略行动的一部分。”（同上）

人们要让武装侵略在非洲成为惯常的行为吗？如果这不是国际社会的愿望，尤其不是非洲国家的愿望，各会员国必须在全人类面前坚决承担打倒并根除这种罪

(几内亚)

恶的雇佣军活动的义务。 雇佣军的活动是对非洲各民族，特别是革命政权的一切成就的威胁。

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和其他国家政府必须有效禁止象几内亚在外人士协会，几内亚人和象牙海岸友好协会，自由非洲组织和达荷美解放和重建战线这类组织在它们领土上的活动，以实践它们的承诺。 这类组织的目的是要推翻各国人民自由选择的政府和政权，这些政府和政权已彻底地抛弃了这些叛徒，这些坏的非洲人，他们只适于被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 其他国家已经实践了关于我国的这些承诺。我们感谢它们的客观态度。

每一位发言人都应该对解决这个使用雇佣军以及连带发生的武装侵略的问题，有所贡献。

在我们的塞内加尔同事的发言中，我们发现一个显然的矛盾：他一方面说我们甚至还未翻阅过特派团的报告；而另一方面却说，人人都知道，根本没有必要详细审查这份报告，就可以知道它的主要内容是和一个在雇佣军突击队撤退后捕获的俘虏的供词有关的，而这个俘虏正巧是一个非洲人——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几内亚人。这些都是我的塞内加尔同事所用的话。

我们所能作的就是请塞内加尔代表参看我们的发言，看来他好象未听到过或读过，但那次发言却完全符合安全理事会这一系列会议的宗旨。

从特派团提出的关于武装侵略贝宁人民共和国的大量文件可以看出，所俘获的一些文件和提出的其他无可辩驳的证据是与几内亚共和国不断拿出来请国际舆论注意的情报和言论完全符合的。我们被指责对我们的两个邻邦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过于敌视。 大家都知道，几内亚共和国的邻邦不止两个，并且也有几千个几内亚人住在它们境内。 如果这两个邻邦没有成为反几内亚活动的跳板的话，几内亚共和国是犯不着无缘无故地谴责它们的。

几内亚代表向安全理事会和国际舆论提供他所得到的情报，能够尽量使侵略贝

(几内亚)

宁人民共和国的罪恶行动的真相大白，又有什么错呢？当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努力进行他们自愿承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时，它却受到了侵略。就我们而言，我们不希望见到这种武装侵略的行动在非洲或其他地方重演。

灭亡的预言家，新殖民主义者，傀儡们不断针对我们几内亚共和国散布诽谤，形容我国领袖恐惧阴谋成狂，希望掩饰政治和经济的失败，又谈到所谓他们给国家带来的毁灭等等，对这些诽谤，我们的回答是，几内亚的革命干得非常好。在几内亚的自由土地上不管多大的阴谋都是不能得逞的。而且，世界各地的反革命有助于我们革命的成功。

我们几内亚人对于一九五八年以来获得的巨大成就感到高兴。的确，几内亚人感到自豪能够成为他们自己土地的绝对主人，是他们的经济，银行，工业，贸易，运输工具，大学等等的所有人；他们感到自豪，他们管理这许多事务都是完全为了几内亚人民的利益，不必听命于任何技术顾问，不论是那一种顾问。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新老殖民主义者和傀儡们不能忍受我们几内亚革命不断取得的惊人成就。

我们谦虚地只要请安理会想起一个杰出非洲国家元首（也是协商委员会的成员），在一九七六年正式访问几内亚共和国后带回的印象：

“首先，这是一次友好访问，但当我们到达后，几内亚当局把它变成了正式访问。这是我们第一次到那个美丽的国家。在几内亚，使我们感觉舒适毫无拘束，我们对几内亚人民的高度动员精神，印象深刻。我有许多机会强调，当人们要损害一个人，是可以把他说得如何如何不堪的。你们当然和我们一样听到过人们怎么说几内亚的。我们有机会亲自认识到这个国家根本是一个受批评的目标。人们说，几内亚是一个不幸的国家；几内亚人民是生活在穷困之中；没得吃，这个国家什么也没有。这是假的，绝对是假的，几内亚什么也不缺乏，它决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它显然是走在别的国家的前头。

(几内亚)

几内亚的人民非常忠于他们的领导人。我们见到了一个快乐、愉快的民族，一个非常热情的民族。在我们所到之处我们都注意到普遍而彻底的动员精神。什么都缺少吗？绝对不是那么一回事。也许缺少的是帝国主义，如此而已。”

在几内亚人对幸福的追求中，对于人类尊严和责任感是引以为豪的。因此，对我们几内亚人来说，一个贫穷而有价值的人要比一个富有而无价值的人更值得尊敬。

几内亚的执政党，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一直都肩负起它们国家的、非洲的和国际的责任。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切斗争前线上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无需多所赘述的。

我们几内亚的非洲人知道一些傀儡政权在非洲扮演的卑鄙可耻的角色，它们的国家首脑只是在名义上是非洲人，他们住在皇宫里，把盗窃人民的大量金钱存放在非洲以外的银行里。

我们的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的两位同事在谈到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几内亚共和国时是非常“宽宏大量”的。他们对几内亚共和国总统的评论告诉了我们：他们所宣讲的道德观为何。在人们记忆中，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两国从来没有就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发表明确的声明。而且，象牙海岸的新闻部长访问比勒陀利亚后带回去的是对沃斯特称颂不已，因此当这些赞助种族隔离的人对几内亚的革命作出充满蛮横和疯狂的评断时，我们是不会觉得受到冒犯的。

我在这次发言开始时所说的话，已部分地答复了象牙海岸代表，请让我提醒他，生气，忿怒，侮辱，是那些无词以对的卑鄙的人的武器。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大使在本组织用象牙海岸代表所用的那种不堪入耳的话来诋毁一国的首脑，由于我现在是行使答辩权，我要告诉他，他用来诋毁我国杰出的首脑的话，就是“这是一个真正需要医生注意的病理学的病例”（S/PV. 2001，第28页）真正可用在乌弗埃·博瓦尼傀儡身上，他现正在欧洲治疗这个病症。我们还要说，不久之

(几内亚)

后，非洲将庆祝傀儡制度的结束，因为乌弗埃·博瓦尼和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这两个傀儡的日子不多了。

几内亚共和国对它向全世界所说的话一向都提出证据的。因此，在一九七三年，由于我国人民的高度警惕，我们使一个根本是在象牙海岸和塞内加尔策划的阴谋不能得逞。我请安理会参看我们的“RDA”杂志一九七三年八月第69卷。那些愿意重新想起的人，可看看这个曾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期间分发的文件。我说的话也可对一九七六年适用。我们确信我们的批评者已在报刊或无线电听到或读过这些可恶的特务的证词。

我们不打算对这些摆出一付联合国通的姿态的人的胡说八道逐字逐句答复；我们也不要答复这些傀儡，新的被殖民者或是那些怀念“从前的好日子”已一去不复返的人，这些人恐惧科学社会主义的幽灵，这一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应不惜任何代价把它从几内亚社会中除去。

象牙海岸代表向我们讲述他的国家中的快乐幸福，他的国家应该是繁荣的了。但在那儿繁荣的是谁呢？剥削人民的一小撮人吧了。

我们提醒你们，在几内亚，一切都属于工人。

澄清了我们绝对有必要澄清的这一点之后，我们要强调，在这儿打的这场仗一方面是革命力量，另一方是替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势力。我们竭诚致力于非洲，非洲团结和非洲自由事业，是众所周知的。实际上，甚至桑戈尔总统都承认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对非洲的热爱，桑戈尔总统喜欢说，塞古·杜尔总统对于非洲有一种狂暴的热爱。这是真的，因为他毕竟是非洲人。

回到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我们吁请国际社会务使安理会的这些会议终于会达到公正而坚定的决定，以便将雇佣军的活动和在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的行为从我们今日世界上永远排除，并使贝宁人民共和国得到必要的援助，恢复其战争创伤；因为帮助贝宁就是帮助整个非洲。

(几内亚)

几内亚共和国一直是不断地谴责一切形式的反动和分裂行动以及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实际上，从侵略贝宁人民的卑怯行动开始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几内亚兄弟就一直支持他们，这是应该的，有什么比这个更自然不过的呢？

如果我们说得有点太长，请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包涵。主席先生，由于澄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最珍视的原则之一，如有必要，特别是如果我们认为不得不再发言时，我保留权利要求你让我再向安理会发言。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坦桑尼亚)

查尔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首先，我要向您本人并通过您向安全理事会所有其他理事国表达我国代表团衷心的谢意，让我们有机会参加关于当前问题这个重要和越来越严重的辩论。我们深信，审查的议题应加以广泛讨论、由各方广泛参加并非常认真地处理。象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应当轻描淡写地对待。我认为我们大家有责任依照《宪章》的原则和精神，共同以现实的态度审查这一问题，并且公平地和毫不偏袒地加以处理。

因此，坦桑尼亚代表团要求参加这次长时间的讨论，从而或许对这个大家深切关心的问题作出微薄的贡献。不这样做就是失职，那是可遗憾的。

接着，我要代表坦桑尼亚代表团和我本人，追随以前各位发言人对您就任安全理事会四月份主席表示最真挚的祝贺。我的好友巴拿马学问渊博、至可敬佩的常驻代表伊留埃卡大使，已勇敢妥善地为主席先生作了适当的描写，说您是伟大的委内瑞拉的理想和抱负的体现。我听了之后，除非不自量力，要不然我只有对您和贵国表示敬佩；因为贵国是这样热衷于人类的解放事业。所以用一句话说，您是一个品格高尚、具有卓越才能和经验的人。由于您的精细的头脑和完整的人格，安理会得到了一位杰出的主席；您已表明您的能力、效率、智慧和了解。我们愿保证同您合作。

我也要借这个机会向您的前任、美国常驻代表安德鲁·扬表示敬意。他以了解、忠诚、公正、无私和与众不同的态度主持了安理会三月份的工作。他的关心和致力于正义和自由事业，使他能够用不凡的外交手腕处理极困难的南非种族隔离问题。他的表现和态度的确值得效法，特别是考虑到他加紧学习，在短期内竟能熟悉联合国的作风、业务以及错综复杂的事物。

在讨论议程上的问题之前，我要对特派团成员在短期内作出的杰出和值得赞扬的工作表示赞赏。他们提出的宝贵报告和附件非常有用。我们认为，特派团的报告应当有助于安理会正确地审查这个问题，作出合理的结论，并就本身明显的事项（即报告中非常显明透彻的事项）和要点作出適切的一致决定。我们感谢他们

(坦桑尼亚)

提出这样详尽的报告，据实报导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这个注定的日子在科托努发生的事情。

因此，我国代表团对特派团成员——特派团主席巴拿马伊留埃卡大使，利比亚基希亚大使和印度的马利先生以及随同特派团的秘书处工作人员提供的宝贵服务表示祝贺。

安全理事会按照一九七七年二月八日第404(1977)号决议的规定，设立了一个特派团由上述三个安理会理事国组成，调查一月十六日在科托努发生的悲惨事件，并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特派团的成员遵照安理会的决定，立即到贝宁执行委托给他们的任务。他们想尽方法利用一切机会，调查可能与一月十六日发生的事故有关的每一个事件和情况。为了明确起见，我要引述特派团主席的话：

“……特派团的成员已经尽其所能，不放过任何一个调查与一月十六日事故有关的每一个事件和情况的机会”。(S/PV. 2000, 第6页)

请让我边想边说“情况”这个字的意思因为这样会显示出特派团成员如何认真谨慎地执行任务。特派团使用“情况”这个字，特地要提醒我们注意并且告诉我们：他们不放过每一个可能的细节，找出在那悲惨的一天进行雇佣军行动时的各种情况。精通法律的律师对“情况”这个字只会用拉丁文说——谁、什么、哪里、用什么方法、为什么、怎样、及何时发生雇佣军行动。

这一点清楚地证明特派团是如何细致，如何慎重地竭尽全力执行它的任务。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特派团这样进行的调查结果得不到信任和尊重。

特派团在完成任务后，向安理会提出了一份详尽和真实的报告，清楚地告诉我们一月十六日邪恶几乎得胜那天在科托努发生的事情。该报告除其他事项外，载有该团三位贤明的成员完全同意的证据和经证实有根据的证词。由于已对问题进一步澄清，所以那些在等待关于事件的更多情报或一贯抱怀疑态度的人读了报告之后，现在应感到高兴和满意。该报告不能再客观和再详尽的了。

(坦桑尼亚)

但是我倒觉得该报告似乎还有未尽之处；说得更具体一点，报告在最后结尾时没有进行核查的工作。

如果我们心存忠厚，我们应当承认，期望特派团在那样短的时间内提出一个核实的并经严格认真一再仔细检查的报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报告本身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充分了解没有人必须做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这就等于说，要设法动用和调度一个完整的象国际情报网的服务；这种服务恐怕联合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设立。

我们认为，特派团已公正客观地提出了明确的证据和足以令人信服的真实资料，作为安理会作出合理的结论和决定的前提。因此，我衷心希望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会通过一个范围广泛的决议。

今年二月，安全理事会首次审议“贝宁的控诉”的项目时，我国代表团没有参加辩论。因为那时我国代表团认为，虽然雇佣军受雇，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对贝宁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行为是很明显的事实，但还需要更多有关该次侵略的性质及来源的资料。贝宁杰出的博亚大使，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说得一点不错；他说有一群雇佣军乘坐一架 DC-7 飞机在科托努机场降落并进攻和胡乱射击。对房屋和财产造成的毁坏和对手无寸铁平民造成的伤亡不可能只是一件想象的事情。无论如何，特派团的报告进一步澄清了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发生的不幸事件，并且使人确信贝宁人民共和国是侵略的受害者，其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受到来自领土以外的武装部队侵犯。

使用雇佣军对非洲的独立国家进行颠覆活动并不是一种新现象。非洲一直是一再侵略行为的受害者。非洲实际上已被侵略者作为雇佣军活动的午台。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是因为象第一世纪前半叶的普利尼长老多少有点预言的说法“非洲常有新生事物出现”不成？对极了；因为现在雇佣军活动已在非洲立足，这就是一个新的发展。

安理会充分认识到雇佣军对年轻的发展中国家呈现的威胁。我们不妨自问：

(坦桑尼亚)

这些雇佣军是谁？谁雇用他们？目的何在？特派团在报告第141段作出如下结论：

“贝宁人民共和国受到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晨到达科托努机场的一支武装部队的武装攻击，入侵部队的主要目的是推翻贝宁现政府。”（S/12294，第141段）

报告在第143段继续说：

“也很清楚的是，大多数攻击部队不是贝宁国民，参与这次行动是为了发财，因此是雇佣军。”（同上，第143段）

不用说，有人为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势力的利益，使用雇佣军在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散布混乱的种子，造成不稳定现象。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的科托努事件显示，可以对别的弱小无防备的国家采取同样的行动，以便推翻那些内政外交政策不为某些外国圈子所喜欢的政府。特派团在报告第144段提请注意这点应予赞扬。

一九七六年六月在毛里求斯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和一九七六年八月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谴责使用雇佣军损害主权国家的独立及阻挠各民族解放运动对殖民统治进行的斗争。那些鼓励、维持和助长雇佣军行动的人应充分了解，他们的行动是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全盘否定，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这件事不能等闲视之。贝宁人民的财产和无辜人民的生命已遭受到严重的损失。要不是贝宁人民共和国的英勇人民勇敢果断地击退了这些离奇和不顾死活的破坏和谋杀份子对独立主权国家贝宁进行的野蛮和无缘无故的侵略行为，损失的程
度可能更大。因此，对贝宁子弟捍卫自己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的行
为必须加以赞扬。侵略者贪婪的目光注视着他们的国土，因为常言说，这儿的土地是这般的仁慈，“只要用锄头逗一逗她，她就乐得来个谷粒和棕榈油的大丰收”。

因此，对招募和使用雇佣军侵略主权国家，甚至就此而言，进攻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一切的侵略行为显然应予强烈谴责。安全理事会应该采取立法的行动，禁

(毛里求斯)

止招募、训练和运送雇佣军。

今年三月在洛美举行的非洲国家外长会议强烈谴责了对贝宁进行的侵略行径。

最后，我国代表团向这次侵略的受害者贝宁人民和政府表示完全的支援和同情。我们支持能向贝宁人民和政府作出的任何援助。

主席：谢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对我国的致意和我本人的称赞。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辩论到这个阶段，我们的发言人名单上还有一个安理会理事国即中国和五个非安理会理事国要发言。因此，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在今天下午先听取安理会理事国中国的发言。如果可能的话，我提议在听取了中国的发言后立即依照商定的（我希望如此），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 S/12322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我的用意不是要制止已登记发言的非安理会理事国发言，而是觉得审议的项目已获得充分的辩论。因此，我再次呼吁那些表示要在今天下午发言的人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想想可不可以结束安理会这件结果颇为令人悲痛的事件。我相信我会说服我的贝宁同事和兄弟不再对今天上午在这儿发表的意见加以评论。我衷心希望我的非洲兄弟会觉得能够同我合作。他们的观点我们大家早已知道了；所以我不相信更多的发言会对全盘局势作出进一步的澄清。

我考虑在得到我国政府同意后，将雇佣军的问题列为大会议程上的一个项目。如果有这种可能，我建议我的非洲兄弟最好在那个时候发表我们非洲人所认为有关这种罪恶的意见。不过，如果我的非洲同事得到他们各自政府的明确指示，要在本次辩论中发言，那么我再次吁请他们力求简短，尽量避免争论。

下午一时二十分散会